

古人有“三节两寿”之说,所谓“三节”,即端午节、中秋节和春节。在这三节中,端午为首。榴花开后,节序重五。重五,又称端午。端,有初始、恰好之意。“端午”一名出现得甚早,可能始于晋周处的《风土记》,《晋书·乐志》中有“五月之辰谓之午。午者,长也,大也。言物皆长大也”。这个描述画面感极强,难怪古代人过端午的场景早早地入了画。春萌,夏长,隋杜公瞻注《荆楚岁时记》明明白白地给五月初五定了名“谓之端午”。从此,关于“端午”的各种故事开始进入画家们的笔端,中国式的浪漫也正式开场。

龙舟竞渡振水陆

端午节历来隆重热闹,龙舟竞渡尤为凸显,也深得画家们的青睐。唐朝时,龙舟竞渡是皇家大事,在宫廷画师李昭道的《龙舟竞渡图》中,舟上金漆朱舷,百人齐桨如雁阵,终点高悬的“锦标”以五色锦缎制成,首夺者被誉为“龙首”。《旧唐书》记载唐穆宗在长安曲江池办“竞渡宴”,船上的雕花比宫里的屏风还精致。唐代画家崔护与程宗元合作的《龙舟夺标图》更为热烈丰富,其中龙舟竞渡的形态是彩女划舟巡游,彰显了喜庆祥和之外唐朝的雍容,其中彩女手持罗伞、经幡、彩旗巡游的风俗,成为后来“巡游竞渡”风俗文化的标配。从宋代张择端的《金明池争标图》、元代吴廷晖的《龙舟夺标》、明代郑重的《龙舟竞渡图》、清代乾隆本的《十二月月令图·五月》等,皆能看出清晰明确的文化传承与亲缘关系。

龙舟赛真正写进皇家日历,始于北宋。每年端午,皇帝必临金明池赐宴群臣,这从张择端的《金明池争标图》里可窥知一二。金明池是北宋东京开封一处规模巨大的皇家园林,《东京梦华录》亦有提及:“在顺天门外街北,周围约九里三十步,池西直径七里许……车驾临幸,观争标,赐宴于此。”这幅画采取了全景式的构图,观者能清晰地看到金明池的布局结构。画中金明池四周的岸上,密密麻麻都是人,池心区域有一艘大型龙舟,上面载着精细富丽的建筑,最高的能有五层。大龙舟两侧,则是此次活动的参赛选手们,每艘舟头都有一个指挥者,可以看到他们整齐有序的队列。一场热闹的夺标活动一触即发。

元人王振鹏的《龙池竞渡图卷》是一件比较独特的“界画”作品。“界画”脱胎于建筑设计图样,本为指导施工和描摹外形之用,后来逐渐成为传统绘画艺术中一个专有门类,用以较为精细真实地呈现楼台宫阁,与王公贵胄的品位相契。王振鹏是元代成就极高的界画大师,曾向元仁宗进献《龙池竞渡图卷》,13年后再次创作同题画卷,呈赠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刺吉,并在公主召集的天庆寺艺文雅集上亮相。参与公主雅集的翰林直学士袁桷在《龙池竞渡图卷》后题写了一段长跋,使得后世观者能够明晰界画的价值与元廷皇室鉴藏界画的意义。



唐李昭道作《龙舟竞渡图》。

长轴一卷画端阳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道



唐崔护、程宗元作《龙舟夺标图》(局部)。

端午五瑞照眼新

“午时采五药,祛毒佑安平”,这是端午的古老习俗,承载着千年祈愿。明代文人文震亨在其生活美学著作《长物志》里说:“端午宜真人玉符及宋元名笔端阳龙舟、艾虎、五毒之类。”于是,我们得以看见大量关于端午植物的图像,色彩斑斓,花气袭人。

端午有“五瑞”:艾草、菖蒲、石榴花、蜀葵、龙船花。端午日,或悬于门庭守望,或作香囊相伴,古人画作便常以这“五瑞”为题材。宋代的人们格外看重端午供花,南宋宁宗时期,西湖老人所撰地方民俗笔记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里有此记载:“寻常无花供养,却不相笑,惟重午不可无花供养。”南宋的《花篮图》与《夏卉骈芳图》,由此可推测为端午应景之作。

端午时节,处于仲夏,物产丰厚,各种植物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生长,菖蒲、石榴、夹竹桃、萱草、蜀葵、簕竹叶……自然万物都在倾力绽放生命,古人对自然草木深深的敬畏与崇拜,也在端午这一天被浓墨重彩地展示了出来。而花木清供,以清雅之姿将端午龙舟竞渡的热闹凝于尺素之间,亦是一种中国式的平衡哲学。明代画家陆治在他七十多岁时创作了一幅《榴花小景图》,图中有菖蒲、百合、石榴,画作上方自题“隆庆庚午天中节,包山陆治写”。构图设色潇洒自然,百合花为主,底为菖蒲叶,最后,是灼灼榴花。这幅画特别值得细品的,是线条极富生机,一种独具质感的美。这种美,在明代刘广的《端阳景图》和明代孙克弘的《端阳景图》中都有,也算是一种美学上的传承。

在古代端午花的画作中,蜀葵出现的频率极高。蜀葵又叫戎葵,是当仁不让的端午花。它与石榴、萱草、栀子相映成趣,十分得古人的喜爱。南宋韩泂《栀子戎葵》:“芬香得薝卜,色泽有蜀葵。”明代王绂在《代雪洲端阳招客》里显然更直接:“佳节逢端午,葵榴照眼新。”仿佛为了应和此诗,陆治的《端阳佳景图》就以蜀葵、石榴为主角,辅以菖蒲与灵芝。画中花卉工细中见写意,山石皴擦劲挺,既有吴门画派的雅致,又融入院体画的严谨,堪称明代端午题材的典范。到了清代,不得不提郎世宁有一幅很经典的《午瑞图》,画中青瓷瓶内插着蒲草叶、石榴花和蜀葵花,枝叶繁密,花色颇为艳丽。在花瓶之下,郎世宁还画了几个粽子和一盘水果,是带有枝叶的樱桃和李子。这幅画带有明显的欧洲静物画的特征,花叶、水果和瓷瓶所呈现出来的立体感,是中国传统画中原来的手法,来自欧洲的传教士郎世宁,似乎给中国画注入了一些新鲜的元素。

五彩系臂长命缕

某种意义上,端午其实就是中国人关于盛夏的浪漫想象,亦是驱邪纳吉的仪式,除了吃粽子、划龙舟,在古代还有很多其他习俗。清代画家徐扬的组图《端阳故事图》,几乎说尽了中国人过端午的习俗(《射粉团》《赐泉羹》《采药草》《养鸽鸽》《悬艾人》《系彩丝》《裹角黍》《观竞渡》)。《端阳故事图》构图严谨精妙,人物造型秀逸生动,线条简洁流畅,色彩柔和典雅,这显现了清代院体画的写实精神,也从侧面凸显了乾隆时期宫廷绘画的工整清丽。值得一提的是,图册上钤有乾隆皇帝诸方玺印:“乾隆鉴赏”“三希堂精鉴玺”“宣子孙”“乐寿堂鉴藏宝”“乾隆御览之宝”等,从这些鉴赏的痕迹里,大致能看到乾隆的一些喜好。

在徐扬的这组图册里,第六幅《系彩丝》与第七幅《裹角黍》满溢童年的味道。第六幅图题有文字:“系彩丝,以五色丝系臂,谓之长命缕。”五彩线(青、红、白、黑、黄色绳),又称“五彩长命缕”,古人认为佩戴它可以辟邪,此俗与五行、五方信仰相关。五色象征五行与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方,自汉代起被赋予驱邪纳吉之意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战乱频繁,百姓生活动荡,人们把渴望平安的愿望寄托于五彩绳一类的护身符上。将五色丝编成绳索,系在妇女和儿童手臂上,以祈求驱邪避灾、祛病延年。宋代时,这种风俗仍在民间广为流行,佩戴者从妇女和儿童扩及男子,又一度传入宫廷。每逢端午节前,皇帝会将五彩线赐予近臣百官,以供他们辟邪求福。在古代,人们绑粽子也用五色线。南朝吴均《续齐谐记》记载,屈原托梦于一个叫区曲的人,称竹筒饭总是被蛟龙偷食,需以楝树叶包裹,用五彩线缠,此后成俗。宋代欧阳修在《渔家傲》里对此作了注解:“五色新丝缠角粽”。而宋代周紫芝在《竞渡曲》里说:“饭筒角黍缠五彩,楚俗至今犹未改。”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“项上金螭璎珞,又有一根五色丝线,系着一块美玉”,也体现了五彩线文化的影响。现在流行的五彩编绳,皆源于此。



清徐扬《端阳故事图》之《系彩丝》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五彩绳如今仍是端午节特有的民间物什,它既是一种装点的饰物,亦是一种寄托人们对生活、未来的祝愿与期待的符号。据传,古时端午是为女孩而设的节日,是中国古时的“女儿节”。譬如古时的江南就有用纸帛折菱角后再缠五色丝,名为“褰方”,于节日互赠。女子将此饰物缀在胸前,彰显曾经的功绩。明人余有丁《帝京五日歌》中有“系出五丝命可续”,便为此习俗,承自汉代。如今悠悠两千年过去,五彩绳作了拓展,家里的孩子、男人都系上,一家人便都得了健康和安宁。于是,端午节渐渐地,就成了一个防疫祛病、纪念屈原、庆祝丰收和寓意幸福生活的节日。☀